往昔周口景 今日不了情

□葛庆亚

晚年适宜怀旧。前尘梦影，往事烟云，常常会不期然而至，浮现盘桓于一个人的心间脑际，缭绕不去，让人感怀不已。因此，怀旧是艺术作品的永恒母题，被一代代艺术家所表现，也为一代代的读者、观众所关注。特别是怀念童年、少年时代的内容，尤其能够吸引人。“白发无情侵老境，青灯有味儿似儿时。”陆游的这两句诗真实地写照了个中况味。

我出生在皖北萧县，但幼年时便随父母生活在豫东平原。周口是我的第二故乡。我自幼喜爱绘画，1955年进入西安美专（西安美院的前身）学习。从少年时，我便经常在小城的街头巷尾，沙颍河的岸边、桥旁画速写，对景写生。后来的绘画创作，周口风情也是主要题材之一。

日月如梭，转眼五六十年过去了，我已到了暮年，偶然翻阅青少年时代的绘画作品，情思依依、往事历历，一个个旧景浮现于眼前，逶迤弯曲的街道、错落有致的老屋、沙颍河上的老桥、桥下拥挤的对头木船、船上如林的桅樯、大渡口忙碌的码头、西顺河街南方人修建的吊脚楼、东顺河街穷苦人居住的窝棚土屋、新街口的磨盘山、残破的普济门、山货街的元宵夜、灯光照耀下的华英照相馆、丁字街的打铁炉、牲口市沿街拴牲口的木桩、飞檐挑角的禹王宫、红柱绿窗的五间楼、被改造成面粉厂的关帝庙、成为太平小学的天主教堂、贯鲁河西岸的城隍庙、二板桥头的万家灯火……

还有许多、许多……

现在的我已八十有余，步入老境，然绘画习作中的周口还是我生命开始不久的时光，一头一尾，两者之间便构成了一种对比，具有一种特别的张力。现在，画面上的事物有些早已消失，有些也很快就会湮灭不在。让观者、尤其和我同龄的人更容易获得触动和感悟，引发我们产生某种隶属于社会、政治和文化范畴的思考——关于时光和生命，关于憧憬和梦想、生长与消亡、追求与幻灭。

我看着这些画面，仍有一种惘惘依依之情。五六十年的往事，贯穿缭绕心头，久久挥之不去。

大渡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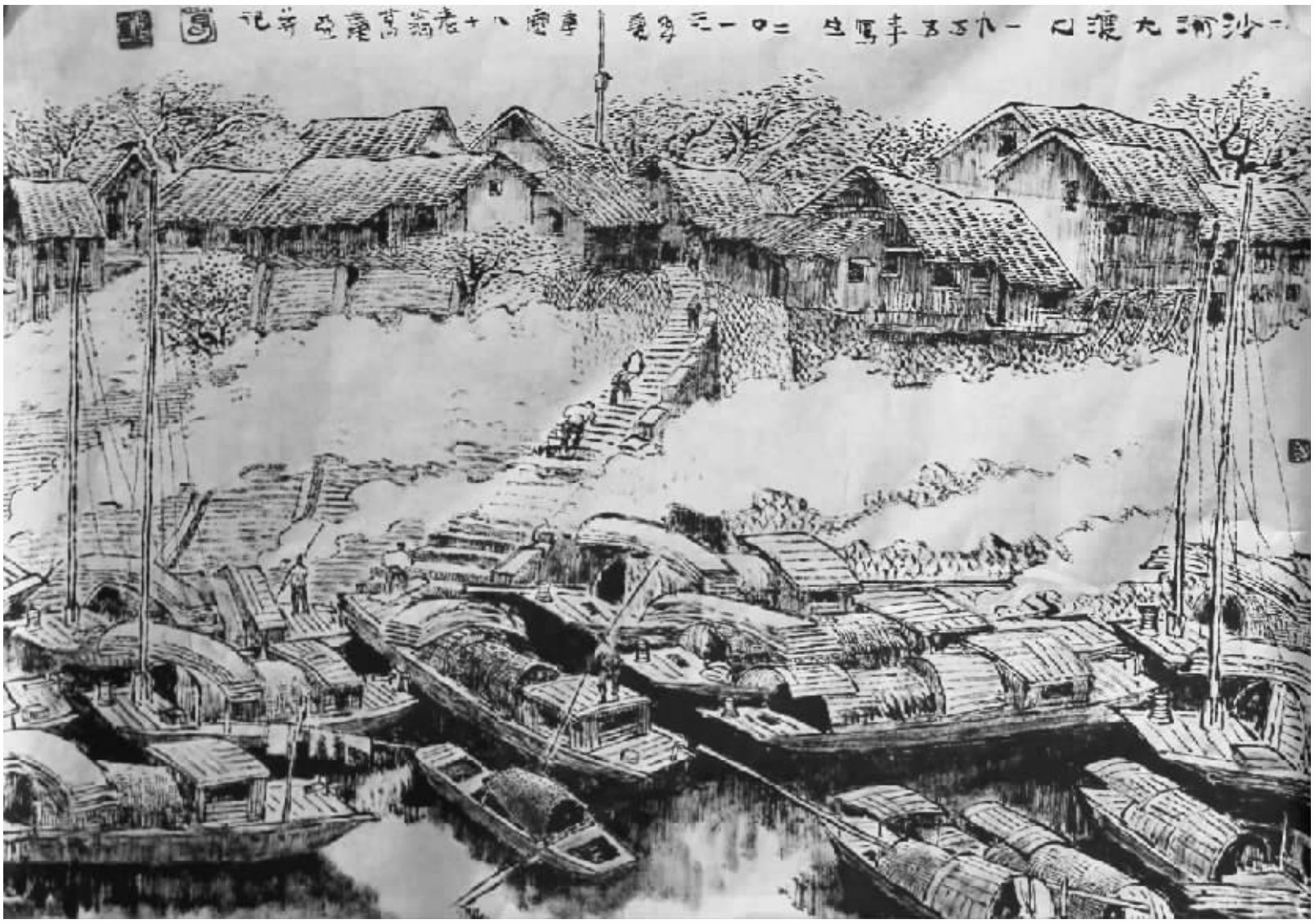
□葛庆亚 文/图

沙颍河上一古渡，
掌船舵手祖姓周。
小城由此而得名，
周家渡口周家口。

大渡口位于沙颍河南岸老街北口和沙颍河北岸老街南口，沙颍河老桥建成前，大渡口是连接沙颍河南北两岸的主要水上通道。很早很早以前，在这里摆渡的船家姓周，所以这里叫周家埠口，也叫周家渡口，周家口由此而得名。

1934年，沙颍河上建起了钢筋混凝土的大桥，大渡口逐渐失去了摆渡的功能，继而成为来往商船装卸货物的码头。

此作品画的是1995年的沙颍河南岸码头。



感谢吕克同志篆刻支持